

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之一

月亮国的智慧

主编：孙 晶



沈阳出版社

月亮国的智慧

孙 晶 主编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亮国的智慧/孙晶主编.-沈阳:沈阳出版社,1997.7
(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;1)
ISBN 7-5441-0548-2

I.月… II.孙… III.宗教哲学-概论-印度 IV.B9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9995 号

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之一
月亮国的智慧

孙 晶 主 编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(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)
东北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	1997年7月第 1 版
印张:10.375	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字数:242 千字	印数:1-2000

责任编辑:信 群 薛劲松	版式设计:晓 雪
封面设计:张君华 李 锋	责任校对:修玉祥
秋 阳 龙 佳	

ISBN 7-5441-0548-2/B·18 全套(1-4)定价:88.00 元

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编委会

顾 问 汝 信 黄心川 巫白慧 方克立
 楼宇烈 陈筠泉 姚介厚 金宜久
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守华 王家瑛 卞崇道 李甦平
朱明忠 孙 晶 刘一虹 何成轩
秦惠彬 高增杰 徐远和

总 序

在古老的世界文化中,东方占据了三大文化,即印度文化(包括梵字文化圈的南亚、东南亚文化)、阿拉伯文化(包括伊斯兰文化文化圈的中亚、西亚和北非文化)和中国文化(包括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文化),统称东方文化。

古往今来,东方文化不仅以其悠久的历史、丰富的蕴涵、恒久的价值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学人和广大民众,而且在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,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。随着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香港、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,以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惊叹的成就,亚太地区已成为目前世界上经济、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,面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,东方哲学与文化理所当然地受到世人的瞩目,成为世界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焦点。近年来,国际学术界研究东方哲学与文化的兴趣和热情持久不衰,我国也有不少学者长期致力于东方哲学与文化的研究,而且成绩斐然。

为了进一步推动东方哲学与文化的研究,繁荣学术文化,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,更好地建构 21 世纪的人类新文化,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室,组织编辑了一套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。

丛书计划陆续推介本学科各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和最新动态,以满足社会各界愈来愈迫切的对于东方哲学与文化知识的需

2 东方哲学与文化丛书之一

求。我们将力求向广大读者奉献尽可能多的东方文化精品。

在此,我们谨向沈阳出版社给予本丛书的大力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!

徐远和

1996 年 9 月 16 日



月亮国的智慧(代序)

孙 晶

一、走进月亮之国

印度为东方的文明古国之一，它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，其国土辽阔，人口密集，语言纷繁，人种混杂。印度国名由来复杂，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，据印度耆那教传说，以其教祖施波德沃的长子的名字变音称为“帕勒德”，这其实是印度古代居民的名称，即为“波勒德”的后裔，后音变为帕勒德。后来雅利安人来到了印度，主要聚居在印度河流域。当时土著称印度河为“信突”河(sindhu 梵文)，而波斯人把“s”(音斯)发为“h”(音合)，逐渐就演变成了“很毒”(hindu)河，这一地区就被称为“很毒斯坦”。我们中国在历史上由于译音问题曾对印度有多种称呼，西汉时称“身毒”，东汉时称“天竺”。唐朝玄奘认为称呼太乱，而根据正确发音，应该叫做印度。印度也是唐朝对月亮的一种称呼。玄奘认为，称谓用月亮，这是借月亮来说明印度。“所有生物生生死死，轮回不息，好像一个没有光明的长夜，没有一个清晨的掌管者，就好像白日既已落山，晚上就点上蜡烛，虽然有星光来照明，哪能如同朗月的明亮？”玄奘实际上是在借月亮的清朗皓洁来比喻印度的智慧，他接着又写道：“在这个国家，圣贤相继出世，遗法相传，教导群生，条理万物，好像

月亮照临一般。由于这样原因，才把本国称为印度。”^① 玄奘在印度考察十数年之久，遍历印度各地，会晤圣哲大师，拜见异邦土王，想来是了解透彻，不会有错的。

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，地处热带。它三面临海，北面则背靠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低纬度，造成北方的冷空气无法南下，南方的热空气又难以北上，于是形成炎热的气候。由于海洋季风的影响，印度一年主要分为夏、雨、凉三个季节。印历三月到四月为夏季，其间天气炎热而干旱，热风（当地人称“鲁”）扑面，刮得人犹如刀割。仅以地处温带的德里为例，有时气温高达49摄氏度，头上日头毒似火，地上热气烘人。上午10点直至下午5点以前，连商店都不开门，人们无事一般都不敢出门，紧闭门窗躲在家里。在这种炎热的天气，人们只有尽量减少活动，深居简出；同时摄定心神，在精神上加以控制，从而达到“心静自然凉”。因此，考察印度的文化背景，必须要同它的自然环境结合起来，环境的影响对于其居民的思维特点、宗教习俗乃至生活习惯都是很直接的。有的研究者认为，印度文化中举凡斋戒、沐浴、禁欲、林居以及森林哲学、出世思想等等都与印度炎热的自然环境有关。故可把它称为“炎土文化”。例如瑜伽功的产生，包括佛教的禅定，都与炎热的气候有关。人们在炎热难耐之时，如心情烦躁，情绪波动，会感到日子更难过。但如在精神上加以控制，使心情平静下来，静静地思考一些深远广阔的问题，就能帮助你度过难熬的夏日。这也是为什么印度民族爱思辨的一个原因。

印度的亿万人口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人种，曾有国外著名学者称印度为“一个人种学的博物馆”。在印度既能看到金发白脸，

① 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（今译），第57页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。



又能看到黑发黑脸,还能找到棕褐色的亚洲黄种人。许多世纪以来,各色人种、宗教和文化一直不断地流入印度。印度最早的开化种族称为达罗毗荼人,一般认为他们是印度的土著居民,现主要分布在南印度。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雅利安人从中亚或欧洲地区进入印度河流域,以其独特的吠陀雅利安文化试图侵吞印度河文化。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,他们的人侵使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消失了,但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和文明却相当坚强,历尽磨难仍得以残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雅利安人也吸收了他们的敌人的文化和文明的某些特点。例如在现代的印度教中就可以追溯出许多古代印度河文明的东西。现代印度早已是雅利安文明的印度,但其母神崇拜和阳物崇拜却是典型的印度河文明的遗物。印度由于吸收了多种民族的不同的文化传统,所以它的文化是多姿多彩的。

印度也是世界宗教的发祥地之一,宗教与印度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,宗教早已渗透到印度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在印度几乎找不到不信仰宗教的人,在他们看来,我们这些不信仰宗教的人是不可思议的。印度的宗教与教派很多,主要四大宗教为印度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锡克教,另外还有耆那教、犹太教、佛教,其中真正为印度历史上产生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是印度教(前身为婆罗门教)、耆那教、佛教和锡克教。但前四大宗教在现代占人数最多,据 1971 年的统计,印度教徒有 4.53 亿,伊斯兰教徒有 6,200 万,基督教徒有 1,400 万,锡克教徒有 1,000 万。佛教本是印度的大教,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,公元 12、13 世纪以后在印度基本上就消失了,反而在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兴盛了起来。直至 19 世纪左右,才从东南亚地区向印度逆输入了佛教,但至今也不十分发达。印度的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宗教文化,印度人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生活。人们的生生死死,一举一

动,均按宗教教义行事。例如印度教把结婚当作一项重要的宗教仪式来举行。举行婚礼时,女方献出姑娘,男方接受其女为妻,中间要升起一盆火,由火神作证,还要向神祈祷,并进行一系列的宗教活动。在印度教徒看来,结婚并不是人生进程的一个阶段,而是为了履行宗教职责,因为“无妻之男,无权祭祀”。结婚的第二个职责是生育后代,这与轮回思想有关。印度教徒认为,生前如有罪孽,死后定下地狱;而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明确提出,“男子无后有罪”,于是生个儿子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。教徒们的思维取向是遵从于教规的,于是宗教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,当它深入人们的生活,成为风俗习惯之后,往往会产生一些与人们愿望相违背的后果。印度有的民族至今耕地不用犁,因为怕伤着地神母亲;在喜马拉雅山地区一些教徒躺在祭礼的大车下,让车轮把自己轧得鲜血淋漓,以显示出自己对宗教的虔诚。印度教视牛为最神圣的动物,万万杀不得。相传,牛是印度教湿婆神的坐骑,湿婆神骑在一头白牛身上,手持一柄三股叉,可降服一切妖魔鬼怪。同时,牛还代表着繁殖的象征,于是牛就成了神牛,有些教徒还饮牛尿,认为它可以净化肉体 and 灵魂。最近报载,在新德里大街上的牛群已经严重地影响城市交通,可是警察和司机对此都无能为力。所以,即便牛干出了令人讨厌的事,也只能一轰了事,决不能误杀。

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,但同时它又是一个饱尝外族侵害的弱国,据考古资料,早在公元前2,000多年印度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就有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,科学家考证认为其文明程度超过了古巴比伦和埃及。印度的第一次外族入侵是雅利安人从西北打入印度,把达罗毗荼人赶出了印度河流域,迁移到南方,形成了雅利安人文明的“吠陀时代”和“史诗时代”。公元前3世纪初,希腊的亚历山大翻越了兴都库什山,侵占了北印度,带来了希



腊文化。后来孔雀王朝扫清了希腊人的势力，在阿育王掌权的时期，几乎统一全印度，也试图使全印度佛教化，此时佛教兴盛。孔雀又为来自中亚地区的大月氏所灭，建立起贵霜王朝。贵霜王朝之后是笈多王朝。在笈多王朝时，由于政治上比较开明，经济也得到了发展，于是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不少成果，被称为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。中世纪印度接连遭到穆斯林的人侵，佛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寺庙被焚烧，经典被毁坏，此时大兴回教。16世纪蒙古人建立了庞大的莫卧儿王朝，几乎再一次统一全印度。18世纪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，先后镇压了印度的民族大起义，覆灭了莫卧儿帝国，建立起殖民统治。英国的殖民统治既为印度带来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明，也把印度掠夺得一穷二白。因此，印度这样一个多次遭受外族入侵的国家，其古老传统文化被不断地掺进外来的成分，印度人对这一切泰然处之，容忍着外族文化，最终使本民族的文化成为一种异彩纷呈、斑斓各异的文化。这与印度人在思想上的宽容宥和的态度、强调和平共处的精神是有关的。

二、印度宗教哲学的精神

从整体上来讲，印度的精神发展史同宗教发展史是平行的，这是从时间发展上纵向地来看。而实际上，一个全民皆教的国家很难说哪种思想属于或不属于宗教思想。印度这样的一个东方文明古国，尽管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辉煌年代，科学发明的光芒也曾闪现过，但这个民族还是把大量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了宗教思维，在无尽的对彼岸世界的思索中耗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圣仙哲师。印度的各种思想体系都相信一个道理：人的心思力量足以引导人们达到

一切真理。于是各宗各派均修练参禅,试图提高功力,使心思力量能达到最高境界。他们或者像佛陀那样,不餐不食,无欲无念,苦坐于菩提树下,企盼顿悟的那一刻的到来;或者隐藏于森林深处,师徒对坐,口授密机,背诵圣经神传,以奥义知识取胜。这种宗教的获取智慧的方式,实际上是一种以对自身价值的否定来换取对永恒精神的认定的方式。因为印度的古老精神传统认为,精神具有一种至高无上性,真正的宗教产生于精神,而不是产生于人的血肉、法规、风俗、种姓或民族。精神生活是优于一切世俗生活的,它能够摆脱世俗而存在,并且真正地渗透到本体的存在之中。纯粹的肉体愿望和感情,冲动和本能,以至理智和意志都不能耗尽人的本性,只有处于精神状态之中,也即只有摆脱了世俗生活,全身心都投入了精神生活之中的人才能获得最基本的尊严和自由。于是,印度人重视出世思想,提倡苦行、禁欲和献身。为什么在印度修炼瑜伽功的人士众多,他们可以经受各种肉体折磨,数天甚至数星期不吃饭,潜心修炼呢?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思想上的要求,鄙视肉体,重视精神。印度人传统的价值观认为,人的灵魂是不属于世俗世界的,人必须要通过修行或抛弃私欲从而使灵魂上升到永恒的世界,其价值才能得到实现。印度人在精神生活中提倡直觉。所谓直觉就是证悟精神或感知真正的价值。要实现价值,就必须去证悟精神。那么有人要问,这个精神又是什么呢?印度人对它的看法或者具体的称谓并不完全相同,它可以是一种纯粹的、绝对的哲学本体,也可以是神或者某种境界。甚至这种精神就是指一种知识,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。婆罗门教或印度教把它称作“梵”,佛教称作“极乐世界”,还有的认为就是神。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印度雅利安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考虑有关宇宙的起源、宇宙的本体问题,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哲学思考之后,他们对天与人



的关系总结出了一套理论——“梵我”理论，认为这个理论是真正的极致，人生的目的就是学习这一理论，获得有关它的一切知识。印度的所有宗教都相信轮回学说，他们往往认为获得解脱的唯一道路就是得到知识。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，而是有关终极实在的知识。

印度人认为，要想获取这种知识并不是简单地靠读书本就能得到，各派有各派不同的主张。但尽管主张不尽相同，手段却似乎异曲同工。主要是强调一种内在直觉的方法。如上所述，印度人提倡精神生活中的直觉或顿悟，因为宗教在本质上就是体验最终实在，或是与最终实在的真正结合；而这种体验或结合是不能运用肉体实践或推理来完成的。这里推崇的就是宗教神秘的直觉。印度人认为，神或终极实在不是认识主体，也不同于被认识的客体。神是不能被证明的，一切有关神存在的证明终归都会失败的。因为神是一切精神，它是生命不是物；它是活动力而不是固定性，所以不能把它作为某种存在似的东西来作出证实。在古代奥义书里印度人用了大量的否定性词语来描述神的存在。奥义书认为终极实在“梵”的存在是无容置疑的，但如果把它表述出来，却又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终极实在“梵”是区别于任何一种物的，所以它没有任何属性，也不表现为任何形式；它超越于人类的感觉经验，所以不能用逻辑概念来理解或用语言来表述。怎么办呢？奥义书认为对于梵只能用“遮诠法”，也即通过否定来达到肯定，称谓它“不是什么”来达到说它“是什么”。在如此神秘莫测的言语表达下，要想真正了解梵，当然就只有依靠直觉了。主要的直觉手段就是瑜伽。我们现在一般知道的印度的瑜伽功，实际上是属于一种坐禅方法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修身养性。而本身意义上的瑜伽却是指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内在直觉，最早起源于印度上古吠陀吠陀（约产生于公

元前 2,000 年左右),但哲学意义上的瑜伽应从奥义书算起。婆罗门教认为,直觉就是对最高真实——梵的直觉,也可以称作是对纯粹自我的直觉,因为他们认为最高真实梵与个体灵魂“我”(阿特曼)是同一的。印度的一位哲学家密斯拉说道:“见(印度称呼哲学的词)帮助我们认识的真理是什么?唯一的真理即印度思想的最终目的是感觉到或直接认识到自我。一切见的目的在于按照它们自己的视觉达到对自我的真知。”印度人还进一步认为,直觉到了自我,就意味着达到了解脱。简单地说,印度的哲学或其他思想的目的就是解脱,都是有助于解脱的学科。

解脱是令印度人非常烦恼的一个问题,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方法,力求死后升天,超越尘世。婆罗门教认为“我”(阿特曼)是一体二位,分“不灭之我”与“生灭之我”;后者是前者的幻现,也是承受轮回转生的主体。奥义书提出了系统的轮回理论,佛教也大讲轮回转生道理。古代的人们例行祭祀仪式,敬神积福,祈求死后升天,不再降生人间。后来他们认识到人生痛苦并不光是自然和社会所使然,还有主观因素在其中,解脱就是破除烦恼业因,终止六道流转,结束轮回后的一种超验境界。他们相信获取解脱的方法有多种多样,并且解脱并不限于死后升天,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,即于今世遁迹兰若,断绝尘缘,加持瑜伽。解脱既指死后肉体的消亡,亦指生前精神的升华。瑜伽是达到解脱的主要方法,一般认为有三种:智、行、信。轮回与解脱思想在印度精神发展史中占有很大部分,也是印度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为了解脱的目的,他们才会反过来逆向地去思考人与神、个我与终极实在、会死的肉身与不灭的灵魂的关系,于是产生了哲学。印度人具有丰富的哲学智慧,他们探讨宇宙的起源、世界的构成以及人生的种种问题,但目的只有一个,即是为了解脱。印度中世纪最伟大的吠檀



多不二论哲学家商羯罗，他一生既是哲学家又是宗教家，他主张追求最终的解脱。商羯罗既著书立说，又亲自建立修道院，他要人们最终在精神上获得真知：个体灵魂会复归于梵之中，主观精神会融合于客观精神，人生解脱的必然之路就是去获取有关梵我同一的知识。从商羯罗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，印度的思想家是多么地关心人生的问题。印度的思想家大多思想博大精深，而人生道德大慈大悲，关心人间疾苦，一生受苦受难。无论是生活派、六师、佛陀都是哲学家的道德说教者。但是他们的道德的理论基础，仍脱离不开其哲学本体。佛陀在婆罗奈斯对随从弟子说教时，告诫弟子们要离弃世俗生活，这样才“可得觉知，可获智慧”。佛陀在这里讲的智慧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就是追求解脱的正道——认识到一切皆苦，唯有潜心修炼，离欲灭爱，才能达到“清静、正觉、涅槃寂灭之境”。

印度思想的一大特征就是关注人的终极问题，上面已经谈到了。这种人的终极状态就是“解脱”或“涅槃”。西方人通过一些肤浅的了解往往容易误认东方人是消极主义的，或者遁世无为的。但是东方人决不认为自己是消极主义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印度的经典《薄伽梵歌》所提出的“业”与“瑜伽”（即行为的实践）的思想是很值得注意的。前边提到的三种瑜伽形式：智瑜伽、业瑜伽和信瑜伽就出自这一经典。《薄伽梵歌》所阐述的思想就不执著于行为的补偿，而是把行为看作是履行义务。它们并不是不关心世俗社会、没有执著的追求，而是指在行为中，抛开了有意识的执著追求。所谓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莲花就是印度思想的象征。在这一点上需要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。西方人与东方人或印度人的不同点在于，他们过分看重活动本身，而丧失了心灵的平静。西方人缺乏抑制（瑜伽）精神。对于活动本身没有超脱的心态。在他们看来，人的活动

首先是因为活动能带来直接的结果,或是因为喜欢活动而活动。而印度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指出了—个道理:不能在繁忙的生活中迷失了生活的方向。人类的唯一目的,也即避免混乱和贪婪的唯一目的,就是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上的平静。我们中国的思想也承认这一观点。无论是印度思想(例如商羯罗)还是中国思想(例如老子或宋学),都存在着一种大一元论的倾向,他们都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,而几乎并不把个人看作是一个个体的存在。个人只是家族、社会和宇宙的一个成员,个人自我的实现就是进入和睦状态。老子认为自我的实现就是达到了与整体的和谐,商羯罗认为就是把小我融入了大我之中。这是根本不同于西方那种培养人的个性,认为自我的实现就是在竞争中获胜的观念。印度人认为人的本性是一种自然的本性,因为他们往往把生活法则同万物的本性统一起来,所谓解脱或涅槃就是个人的本性与终极实在相统一。印度人基于这种思想而认为“万物皆有灵性”或灵魂,因而一般都遵奉“不杀生灵”的戒条,反对那种强行征服自然的狭隘的自然主义思想。印度人在社会实践中一般都遵循《薄伽梵歌》的行为实践准则,提倡一种不执著于外在事物的社会实践,要大家不求报偿无私奉献、各自尽其义务。近现代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们都醉心于这一思想,在其他的佛教国家也得到了推广。大乘佛教的社会实践思想认为,应当摈弃执著追求的意识去进行执著的追求,但是,这种追求只能被理解为是一种“空的实践”。请注意,这里的“空”是大乘空宗的哲学本体,并非空无一物或数学意义上的“零”,而是指“不可描述的”实在。例如佛教的“三轮清静”(“三轮空寂”)的境界,在这里所谓施者、受者、施物这三者必须是一切皆空的,也即它们是依赖于“空”这一本体实在的。如果我们在为他人服务时心中想到:“我为他做了这件事”,那么你就会执著



于“我”、“他人”和“这件事”三者间,反而妨碍了为他人服务。但如果使三者皆成为“空”,不注重本体而注重活动过程,于是就会产生真实而愉快的利他行为,你就完成了迈向彼岸的一步。在佛教的说教中,这种愉快而轻松的实践行为被譬喻为不留痕迹的空中飞鸟。西方的实践观一般总让人感到,执著于人的欲望的满足,这同印度的实践思想正可形成对照。

三、印度人的思维方法

在今日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到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时候,要想再把东方人和西方人彻底地分开来确实是困难的。但是,如果不了解东方思想的特征,不懂得东方思想的思维特点,我们就很难把握住未来思想的发展趋向,也无法更好地吸取西方的先进思想,从而陷入自我思想发展的怪圈之中。印度思想在整个东方思想的大氛围中基本上是协调的,从宗教的角度来说,印度思想与佛教和伊斯兰教是接近的,而这两种宗教确实是东方的主流宗教。研究印度人的思维特点,实际上就是研究印度民族的思维特点,也是研究东方这个大范围内的民族思维特点。因为无论是中国、日本、朝鲜,还是东南亚以及阿拉伯世界,都受到过印度文化的影响,多多少少都与印度有一些关系。所以,研究印度人的思维特点是很重要的工作,它将会对我们进行整个东方思想的研究产生影响和帮助。

研究思维方法有很多的课题,可能要包括思维法则、思维形式、思维特征以及思维形态等。同时还包括它们与语言、逻辑以及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等等问题。鉴于篇幅原因,本人在这里只对印度哲学的一些思维特点进行粗浅的讨论,抛砖引玉,期望能引起各位读者对这方面的注意。